

· 大国与中东关系 ·

从重塑到失控：阿拉伯剧变以来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调整与成效

张禄彭 马晓霖

内容提要 叙利亚是俄罗斯维护其在中东国家利益的战略支点国，俄罗斯始终重视叙利亚问题。2011年3月阿拉伯剧变引发叙利亚内乱至2015年9月，以“重返”和“重塑”为特征，俄罗斯通过外交斡旋、有限军事支持及化解化武危机等手段，重塑其对叙利亚政策的战略目标；2015年9月至2022年2月，俄罗斯通过直接出兵扭转战局、打击极端组织、推动和平进程及强化军事支援等手段，全面介入叙利亚事务；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军主力及资源优先回援乌克兰战事，在叙利亚实施战略收缩而致使态势失控，巴沙尔政权于2024年12月崩溃。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和自身战略需求灵活调整，究其原因，主要出于多重战略考量，包括拓展地缘空间、缓解战略压力、谋求大国认同、维护边疆安全、巩固政权稳定、保障经贸利益等因素。在前两个阶段，俄罗斯以相对低成本实现了获取地中海军事存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转移战略焦点及凝聚国内民意等多重战略目标。然而，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引发的巨变暴露了俄罗斯战略能力的极限，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从“战略逆袭”滑向“战略透支”，转向以低成本守护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两大核心军事基地的“止损”模式，标志着其在中东影响力与雄心遭受挫折。未来，俄罗斯在叙利亚将采取小成本、保基地、多接触的灵活务实策略，与叙利亚新政府发展关系，不失时机地巩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支点，并等待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转机。

关键词 俄罗斯的中东政策 叙利亚危机 俄叙关系 美俄博弈

作者简介 张禄彭，浙江外国语学院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马晓霖，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教授。

2011年3月阿拉伯剧变引发叙利亚骚乱后，叙利亚乱局延宕14年，于2024年12月令人意外地以巴沙尔政权快速垮台而进入新阶段。巴沙尔政府垮台，反对派联盟一举夺权，被认为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及中东地区战略布局的重大挫折，标志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陷入僵持境遇时，已无能力重现2015年的场景而出兵驰援、再次拯救叙利亚政府，进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历史久远的中东最重要盟友，也意味着俄罗斯首次在处理中东危机中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影响力。直至当下，叙利亚问题仍未得以彻底解决，国家仍然处于动荡转型之中，前途依然难以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俄叙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这成为我们完整审视阿拉伯剧变以来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恰当时机。长期以来，俄罗斯和叙利亚都因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叙利亚甚至成为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坚实的盟友。叙利亚战争发生以来，俄罗斯一直密切注视着叙利亚局势发展，对叙利亚外交政策也随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系统梳理俄罗斯在这14年中对叙利亚政策的调整及各阶段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战略动机与成效，以期为学界理解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演化趋势作以注解。

一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变化与核心要点

中东地区作为贯通欧亚非大陆的十字路口，历来是俄罗斯全球政治影响力投射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俄罗斯在第三世界外交战略中的优先方向。在沙俄时期，俄罗斯帝国与土耳其围绕土地、商路和宗教矛盾爆发多次战争，沙俄帝国从探索走向征服，试图通过控制中东实现其战略野心。美苏冷战时期，苏联在中东经历了渗透、支持阿拉伯国家、站稳脚跟和因阿富汗战争而撤出中东的过程，最终因战略失误导致势力衰落。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试图融入西方，对中东政策持观望态度，导致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叶利钦时代的中后期，俄罗斯开始重返中东，通过政治斡旋和经济合作逐步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普京上台后，俄罗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展开博弈，2011年俄罗斯在安理会首次对涉叙利亚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成为干预中东格局变化的拐点，此后俄罗斯通过打击恐怖主义及外交手段逐步提高其在中东的地位，体现了其国力的恢复和对地区掌控权的追求，重新巩固了俄罗斯在中东

的话语权。^① 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经营时间最久的盟友，阿萨德家族从苏联时期就持续获得其政治支持。阿拉伯剧变发生后，2011 年 3 月叙利亚骚乱，俄罗斯继续对叙利亚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 2015 年俄罗斯直接发动军事行动、干预叙利亚战争以及 2022 年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为界，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各阶段又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一）重返阶段：重塑叙利亚的地区盟友地位

自从 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冲突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逐步公开化，在中东地区也更为明确地培植亲俄势力，与西方展开博弈。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最坚定的盟友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领域有着广泛合作。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唯一的海军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对抗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支点，因此对叙利亚政策在俄罗斯中东政策中占据核心地位。阿拉伯剧变使得叙利亚政府陷入空前危机，俄罗斯借势重返叙利亚，通过援助巴沙尔政权这一传统盟友抵御“颜色革命”，大量投送政治军事力量，扩大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一，支持叙利亚国内民主对话，反对外国干涉。阿拉伯剧变发生后，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希望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双方可以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冲突。俄罗斯支持早日实施叙利亚政府宣布的广泛民主改革计划，并指出该民主化改革的成功执行应成为维护叙利亚共和国和平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② 俄罗斯主张叙利亚在推动民主化改革时不应使用暴力，同时也必须排除国际干预。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2008 ~ 2012 年）指出，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的第 1970 号和第 1973 号关于利比亚局势的决议中做出的行动表明，此类决议的具体内容是可以人为操纵的。俄罗斯方面认为，此次关于谴责巴沙尔政权的决议疑是西方国家的再一次“阴谋”，他们很有可能利用此决议，打着保护平民的幌子，推翻现有政权。因此，必须让叙利亚人民自行决定自己的未来，必须通过改革而不是外部压力来达成协议。^③

^① 马晓霖：《冷战后三十年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管窥》，载《西亚非洲》2021 年第 5 期，第 29 ~ 30 页。

^② “РФ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курс Башара Асада на демократию”，*Islam News*，<https://islamnews.ru/news-RF-podderzhivaet-kurs-Bashara-Asada-na-demokratiju>，2025-01-13。

^③ Позднякова Екатер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Роль России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сирий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тор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XXI века”，<https://gigabaza.ru/doc/193357-pall.html>，2024-12-28。

第二，充当协调叙利亚政府与各方反对派的“中间者”角色。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民主改革计划，并通过两国领导人频繁会谈访问，不断督促民主化改革的实施，并在必要时向叙利亚政府施压。巴沙尔政府着手进行改革并修订了新宪法。在新宪法生效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获法律认可的反对派也得以参加，并取得合法席位。在对待叙利亚反对派问题上，尽管反对派不愿与巴沙尔政权谈判，俄罗斯仍不断做出外交努力，尝试与反对派直接接触。2011年9月17日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对叙利亚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走访该国多个城市并会见反对派代表，呼吁反对派与政府通过对话化解危机。^①此后，叙利亚全国委员会领导人曾多次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第三，对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2011年11月，美国针对叙利亚将“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开进地中海，对此俄罗斯迅速反击，派出3艘战舰到叙利亚海域，而后又将“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港。2011年12月俄罗斯顶住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等各方的压力，履行了早在2007年签署的一项合同，即向叙利亚提供72枚超音速反舰导弹。此后，俄罗斯持续加大对叙利亚的武器支持，双方军事合作不断加深。

第四，积极开展国际斡旋。俄罗斯积极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工作，还与阿拉伯联盟以及联合国特别代表安南合作，为叙利亚和谈创造有利条件。2012年6月30日，俄罗斯出席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通过了《日内瓦公报》，强调尽快停止武装暴力，开启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政治对话。2015年4月，俄罗斯邀请叙利亚各方在莫斯科举行协商会议，来自反对派各组织的30多名代表及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莫斯科纲要》，重申各方应致力于根据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的精神，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②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并没有明确站在支持巴沙尔政权的立场上。莫斯科一再谴责叙利亚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不合理的暴力措施，也没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关于谴责镇压抗议活动的决议。2013年6月11日，普京总统在公开讲话中承认，是巴沙尔拒绝进行改革导致了叙利亚目前局势。叙利亚作为一个国家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叙利亚政府应该敏锐

^① 《叙利亚反对派成立全国委员会 俄议会代表团访叙》，载中国日报网：https://www.chinadaily.com.cn/hqgi/2011-09/19/content_13730876.htm，2025-01-19。

^② Попов Вениамин Викторович，“Московс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для сирийского диалога”，<https://mgimo.ru/about/news/experts/270437>，2025-01-06。

地捕捉到变化并进行一些针对性改革。^①

第五，帮助叙利亚解决化武危机。2013 年 3 月，阿勒颇化武袭击事件造成 25 人死亡，包括 16 名政府军军人。^② 叙利亚政府称，化学武器是恐怖分子使用的，希望联合国展开调查。2013 年 9 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供了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数据，但并未指出使用化学武器的主体。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立场并提交相关方面证据，而西方国家坚持认为是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最终，俄罗斯通过与西方斡旋达成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 2118 号决议，强化叙利亚在开发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确保联合国和禁化武组织工作人员安全方面的义务，并规定禁止非国家行为体开发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在俄罗斯的推动下，叙利亚加入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综上，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俄罗斯迅速重返中东，以援助传统盟友巴沙尔抵御“颜色革命”作为抓手，回归叙利亚这一地中海战略支点，进而恢复与西方博弈的战略纵深。其策略呈现三方面显著特征：一是双重话语，既高调支持叙利亚政府提出的民主改革、反对外部武力干涉，又在联合国避免否决谴责决议，为日后转圜留余地；二是多轨并进，外交上派议会代表团接触反对派、主持《日内瓦公报》和《莫斯科纲要》，军事上同步增派舰队、交付导弹，形成压西方、稳政权的复合威慑；三是化危为机，借化武问题与西方达成安理会第 2118 号决议，既为巴沙尔解套，也展示自身不可或缺的“中间者”角色，成功把地区危机转化为大国议价资产。

（二）强化阶段：全面介入叙利亚事务

在叙利亚危机前期，俄罗斯站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立场上，积极参与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国际斡旋。在叙利亚战乱不断恶化、国际局势也更加紧张的情况下，2015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调整此前的政策与策略，以直接军事行动干预叙利亚内战。俄罗斯的军事介入不仅改变了叙利亚战场态势，遏制了恐怖组织的扩张，还巩固了阿萨德政权，防止了外部势力的进一步干预。通过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成功提升了其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① Spencer Richard, “Vladimir Putin Admits Bashar al – Assad Responsible for Syrian Uprising”,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10114247/Vladimir-Putin-admits-Bashar-al-Assad-responsible-for-Syrian-uprising.html>, 2025-01-11.

^② Черных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ссия проблема химиче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в сирийск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Вестник Бря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No. 2, 2018, p. 247.

重新确立了其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使其在中东事务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①

第一，出兵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正式向盘踞在叙利亚的宗教极端组织和反对派力量发动大规模空袭。在此次行动中，俄罗斯空军与叙利亚政府军、民间爱国武装以及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力量进行了积极协调。10月初，在俄罗斯空军对宗教极端组织和反对派武装的基础设施进行一周的空袭后，叙利亚军队开始向对方占据的中心地带发动反攻。11月初，叙利亚军队控制了哈马和伊德利卜之间的战略道路。12月，在俄罗斯空军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省、拉塔基亚省和大马士革郊区成功收复失地。2016年3月14日，普京下令从叙利亚撤出俄罗斯主要部队，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在5个半月内扭转了叙利亚内乱的局势。至2016年底，俄罗斯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收复阿勒颇，不仅在军事层面彻底反败为胜，而且因为控制了几乎所有的人口中心城市，使其执政合法性、合理性得到加强。自此，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威胁性和攻击性大大降低，许多反对派组织趋于松散，有的甚至悄然解散。^②2019年“伊斯兰国”武装失去叙利亚的最后一个据点，幼发拉底河西岸的领土已经完全解放。

第二，加强对叙利亚政府的军事援助。这一时期，俄罗斯着力帮助叙利亚改革武装部队，设定了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将亲政府民兵融入叙利亚武装部队，以提高对其控制能力，加强叙利亚军队战斗力；二是限制伊朗对叙利亚军队的影响，使叙利亚武装部队获得更大独立性。为此，2015年底俄罗斯帮助组建了叙利亚第四军团，由各类武装分队组成，包括活跃在拉塔基亚地区的当地自卫队。在2016~2018年，俄罗斯为叙利亚建立了第五和第六军团，人员从各种亲政府武装团体、大赦叛乱分子和逃兵中选出。他们在叙利亚和俄罗斯中央司令部的控制下，被并入国家军事系统，后来成为叙利亚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③俄罗斯还为叙利亚提供了更多的武器装备。截至2019年，俄罗斯向叙利亚输送了大批量的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明显增强

① 马晓霖著：《马晓霖纵论中东》，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12~214页。

② 龚正：《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丰收”与“播种”》，载《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51期，第43页。

③ Латышев Андрей,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Сирии: итоги спустя пять лет", <https://internationalstudies.ru/rossijskaya-voennaya-operatsiya-v-sirii-itogi-spustya-pyat-let>, 2024-12-27.

了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斗能力。同时，俄罗斯的许多新型装备也需要在实战中进行测试，而这些新装备在战争中的应用，展现出俄军的强劲实力，扩大了俄式武器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①

第三，推动组建中东反恐联盟。“伊斯兰国”武装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引发俄罗斯国内一些宗教极端主义信徒的共鸣。叙利亚战场某种程度上把以前孤立的俄罗斯极端分子纳入更广泛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中，把他们与来自原苏联其他地区怀有强烈反俄情绪的激进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普京指出必须要在恐怖分子已占领的领土上打击并摧毁他们，而不能让他们在俄罗斯领土上直接构成威胁。^② 普京还强调，欲更有力地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普京呼吁叙利亚与其他所有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加强反恐交流，构建反恐联盟。^③ 以叙利亚问题为契机，俄罗斯在推动中东各国建立“反恐统一战线”上取得了重要成果。2015 年 9 月，俄罗斯和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共同在巴格达建立反恐信息情报中心，收集分析关于“伊斯兰国”武装的信息，为俄罗斯反恐行动提供可靠情报。

第四，实施人道主义援助。2016 年 2 月，以结束叙利亚内战为目的，俄罗斯在该国建立了一个敌对各方调解中心，促进各方遵守停止敌对行动机制并向当地居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救助。该中心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和基本必需品方面的援助，治疗伤者和患者，在该地区排雷，而且还说服对立双方寻求妥协，使得叙利亚人之间避免自相残杀。由此，数百个反政府团体宣布接受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部分地区逐步摆脱恐怖分子控制，民众的和平生活逐渐恢复。^④ 2018 年，叙利亚共修复住宅 30 879 栋，教育机构 713 所，医疗机构 118 所；修复铺设 942 公里的高速公路和 860 公里的输电线路，投入运营 109 个供水设施、554 座变电站、14 244 家工业企业。截至 2019 年初，已有 157.4 万余名叙利亚人返回家园，其中有 126.6 万余人是国内流离失

^① Никифоров Владислав, “Анализ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склада в Сирии: кто и чего добивается”, <https://militaryarms.ru/geopolitika/politika-v-sirii>, 2024-12-29.

^② Charap Samuel, Treyger Elina & Geist Edward, “Understanding Russia’s Intervention in Syria”, pp. 4-5,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3180.html, 2025-01-03.

^③ “План Путина: какую роль играет Россия в борьбе с «Ислам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РОСБИЗНЕСКОНСАЛТИНГ, <https://www.rbc.ru/politics/04/08/2015/55e0e90f9a7947e564ad13cc>, 2024-12-30.

^④ Плотн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опер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Сирии”,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https://book.ivran.ru/sites/31/files/gumoperaciara.pdf>, 2024-12-28.

所者，30.7万余人是来自国外的难民。^①

第五，积极推动和平进程。俄罗斯是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该小组于2015年11月在维也纳成立，由美国和俄罗斯主导，约20个国家、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组成。在该小组努力下，叙利亚冲突各方自2016年2月27日起接受停止敌对行动机制，开启日内瓦和平进程。此外，围绕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而搭建的国际协调机制，还包括阿斯塔纳和平进程以及索契和平进程。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由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主导。索契和平进程是由俄罗斯和联合国主导，主要策略为在叙利亚成立“宪法委员会”，以该委员会为平台逐步推动和解，为政治重建创造条件。^②库尔德问题也是俄罗斯解决叙利亚危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叙利亚战争期间，为了压制库尔德人在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地区的扩张，土耳其相继发动了“幼发拉底行动”“橄榄枝行动”和“和平之泉”行动3次大规模军事清剿。^③2019年10月22日，普京在索契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共识，土耳其同意中止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和平之泉”行动。

总体看，在2015年9月至2022年1月，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呈现“军事—政治—经济”三重逻辑。军事上，俄军以海空军为先导，仅用5个半月就帮助叙政府军扭转战场颓势，随后通过组建第四、第五、第六军团，把亲政府民兵和叛军整编进国家体系，既提升了叙利亚军队的战斗力，又稀释了伊朗系武装的渗透，形成“以军控政”的新杠杆。政治上，同步启动“阿斯塔纳—索契”双轨谈判，借助停火、撤侨、排雷、救济等人道行动包装自身合法性，将西方推向谈判桌；同时利用库尔德议题牵制土耳其，既满足安卡拉安全关切，又避免其单独控制叙利亚北部地区，从而在大国、地区与地方势力之间扮演“唯一可对话的中间者”。经济上，俄罗斯借实战展示新型武器，带动军售出口；并通过塔尔图斯港与赫梅米姆基地的长期租约，在地中海获得“不沉航母”之依托，为俄罗斯能源与军工企业锁定中东市场入口。由此，俄罗斯以有限军费撬动了包含地缘、能源、军售在内的复合收益，将

^① Плотн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опер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Сирии”,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https://book.iran.ru/sites/31/files/gumoperaciara.pdf>, 2024-12-28.

^② 王晋：《盟友还是对手？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与挑战》，载《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1期，第53页。

^③ 马晓霖：《土耳其构建叙北“安全区”势不可挡》，载《北京青年报》2019年10月12日。

叙利亚危机转化为重塑全球大国地位的杠杆。

（三）失控阶段：在叙利亚实施战略收缩

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优先应对乌克兰战事，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收缩。为减少西方全面施压带来的不利影响，俄罗斯努力维护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在诸多问题上进行妥协，尤其是在能源运输通道、叙利亚问题和纳卡争端问题上，俄罗斯都让渡了一些利益。2024 年 11 月叙利亚反对派发动突然进攻后，俄罗斯无力支援巴沙尔政权扭转危局，被迫将有限的在叙利亚资源收缩到仅存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一阶段，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重心和资源配置发生显著变化，减少军事存在，努力通过政治手段维护自身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利益。巴沙尔政权迅速垮台，标志着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影响力减弱。为优先确保乌克兰方向的首要利益，俄罗斯暂时舍弃在叙利亚的局部利益。同时，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地位相对上升，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空间受到挤压。^①

第一，撤出武装力量优先保障本国需要。俄罗斯自实施军事改革以来，武装力量的数量规模一再缩减，尤其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后，俄罗斯正规军人员已显严重不足。于是，俄罗斯开始将部分驻叙利亚的军队和瓦格纳集团等私人武装撤出，以支持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据有关报道，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人员从巅峰时期的 6.5 万多名减少至 2024 年 6 月的 5 000 多名。^② 此外，也有学者评估认为，截至 2024 年秋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人员至多约为 7 500 名。^③ 此外，俄罗斯还从叙利亚抽调部分重要军事装备，优先保证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需要。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曾部署在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S-300”型和“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和雷达设备等调回俄罗斯本土。由于人员和装备缩减，2022 年到 2024 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从 132 个减少到 114 个，包括 93 个军事点和 21 个基地。^④ 位

^① 马晓霖：《叙利亚政权变更进一步改变中东格局》，https://ishare.ifeng.com/c/s/v004iaSyNRBukorqlAQ--lQmRiL8nZkssntbQ--ev0ee9elbs__?spss=np&channelId=&aman=8brc6fb384vd91mba5J6b2u8f4U1fat387Y94364b6&gud=47A077H757，2024-12-30。

^② 王晋：《中东博弈烈度已非十几年前，叙利亚战火料不致搅动地区局势》，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560925，2024-12-20。

^③ 侯丹玮：《叙利亚“12 日惊变”背后：俄罗斯为何不帮阿萨德了？》，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637834，2024-12-21。

^④ 《叙利亚局势背后的俄罗斯和土耳其》，载欧亚新观察网站：<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6493.aspx>，2024-12-23。

于叙利亚东北部曾经非常重要的卡米什利基地已被放弃，所有人员和资产均转移至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第二，以灵活手段对阿萨德家族提供政治支持。俄罗斯逐步减少在叙利亚军事存在后，将重点转向叙利亚的政治进程，试图推动叙利亚内部和解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2022年12月，俄罗斯促成了土耳其和叙利亚国防部长近11年来的首次会晤。2024年11月27日，以“沙姆解放组织”(HTS)为主导的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西北部突然向政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迅速占领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随后，反对派武装向中部城市哈马和霍姆斯推进，这些城市也相继迅速失守，政府军在多地出现溃败，大量士兵脱下军装逃离战场，直至首都大马士革沦陷，成功固守政权13年的巴沙尔政权在18天内迅速垮台，掌控叙利亚半个世纪的阿萨德家族成为历史。需要提出的是，长久以来，俄罗斯一直维护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的阿拉维派政权，借此保障俄罗斯在叙利亚以及中东的利益。随着叙利亚局势快速演变，2024年12月7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辞去总统职务前往俄罗斯接受政治庇护。与反对派谈判并对巴沙尔提供政治庇护，体现了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务实调整：一方面，力图避免深度陷入叙利亚以致影响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庇护长期盟友阿萨德家族，为有朝一日其势力重返叙利亚埋下伏笔。

第三，力保两个核心军事基地。在巴沙尔政府垮台期间，俄罗斯迅速调整军事部署，撤出部分重型装备和高级军官，收缩战线，旨在减少前线的军事资源投入，同时集中力量保护核心基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博格丹诺夫于2024年12月12日表示，俄罗斯与叙利亚武装组织“解放叙利亚”联盟（前身为“沙姆解放组织”）政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接触。随后反对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暂不进攻拉塔基亚省和塔尔图斯省内的俄军基地。此外，俄罗斯还通过与当地势力协商，为基地争取了临时安全保证。俄罗斯与反对派武装进行谈判，力保其在叙利亚的两大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是俄罗斯为了守住其在东地中海的最后支点而划定的底线。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以外唯一的海军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于2015年兴建，位于拉塔基亚，距离塔尔图斯港不远。两个基地互成掎角之势，共同构成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最后军事支点。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两个基地不仅是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也是其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罗斯在这一阶段深陷乌克兰战事，该国无力继续

扮演中东秩序塑造者，而是选择果断抽身，通过主动收缩和精准让渡，在叙利亚局势突变中用最小成本锁定最大底线——两个核心军事基地；同时为乌克兰前线腾挪资源，并在中东留下可随时翻盘的活棋。这种务实的再平衡，标志着俄罗斯对中东的干预模式从强势回归退化为据点式守成。

二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战略利益与动机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和自身战略需求灵活调整，从支持巴沙尔政权抵御“颜色革命”、提供政治军事援助，到全面介入、直接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和平调解进程，再到战略收缩、减少在叙利亚军事存在、施展政治手段。究其原因，俄罗斯始终重视叙利亚问题，其对叙利亚政策出于多个维度的国家战略利益考量。

（一）拓展地缘空间

叙利亚及其毗邻的东地中海处在欧亚非十字路口，在中东地区的地缘位置尤其重要。美国作为海上霸权国家，非常重视维护其在中东航道的安全和畅通，因此美国长期致力于维护中东地区的平衡并拥有众多盟友。相较而言，俄罗斯虽然普遍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但最可靠的盟友只有叙利亚。叙利亚及其周边的地缘政治生态触及阿以争端、国际反恐及库尔德问题等多个中东热点，因此，俄叙关系的发展方向将直接影响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是否立足、是否拥有与美国抗衡的筹码等问题。^①

2017 年俄罗斯发布的《2030 年前国家海军政策基本原则》明确指出，“确保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的常态化存在”^②。2022 年《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再度显示，“加强与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伙伴关系，全力促进地区冲突的解决；通过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海军物资技术保障基地，确保俄罗斯联邦海军在地中海的长期存在”^③。塔尔图斯港位于叙利亚地中海岸南段，为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保障。1971 年，苏联和叙利亚签订条

① 马晓霖著：《马晓霖纵论中东》，第 196 ~ 198 页。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0.07.2017 г. № 327.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Ос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военно – мор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2117>, 2025 – 02 – 25.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07.2022 г. № 512.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Мор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8215>, 2025 – 02 – 25.

约，在塔尔图斯修建基地，以便为其实地中海分舰队提供保障，这也是苏联首支以外国港口为母港的舰队。1973年“斋月战争”期间，苏联以塔尔图斯港为物资中转基地，为埃及和叙利亚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即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地中海分舰队被解散，俄罗斯放弃了一系列海外军事基地，但依然保留了塔尔图斯港基地，原因就在于俄罗斯要保持在地中海的常态化存在，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处理国际事务的战略基点。

俄罗斯重视叙利亚特别是东地中海的海军基地，还有与美国、北约及欧盟进行战略博弈的考量。依托扩容和升级后的塔尔图斯港，俄罗斯可以扩建相当规模的地中海舰队，通过与黑海舰队遥相呼应，向北威慑东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直接对南欧和西南欧构成近距离军事压力；向南穿越苏伊士运河及红海，顺利南下印度洋甚至进入南太平洋；向西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辽阔大西洋，与北海舰队联手威慑西欧。俄罗斯这种战略反包抄的布局，将对不断东扩和南下的北约形成有力钳制。^①

（二）缓解战略压力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政策还有“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的考虑。事实上，自从2013年至2014年发生乌克兰政变及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一直面临着跟美国和欧盟的巨大对抗。俄罗斯对西方的关系陷入严重危机，甚至在东欧已经是剑拔弩张，双方显现拉开架式不惜一搏的局面。但通过对叙利亚的介入，俄罗斯在中东形成局部的优势，由此通过局部调动有限的资源，形成一张有力的王牌，来策应解除乌克兰方向的危机。

2016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指出，“俄罗斯支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局势，并由叙利亚人民根据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国际支持小组的声明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规定，决定该国的未来”^②。俄罗斯在叙利亚乱中取利，抓住各方短板，扮演起决定叙利亚战争与和平的关键角色，希望通过此轮外交胜利来平衡在东欧方向的压力。俄罗斯借助与多方的密切关系，不仅充当了战事的调停者、监督者，还一度充当了叙利亚安全格局的参与者、塑造者。俄罗斯依据自身利益诉求和实力，在叙利亚问题上审时度势做出相应抉择、取舍和进退，深刻反映了俄

① 马晓霖：《俄海军地中海反制北约东扩》，载《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30日。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11.2016 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2025-06-27.

斯中东政策调整与走势的灵活务实。尤其在第二阶段，俄罗斯大规模的军事介入曾引发美国和欧洲的反感与指责，但很快俄、美、欧等多方放下政治歧见并结成反恐同盟，因为它们认识到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已变成共同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寻求西方的谅解，寻求与西方的合作，也切实得到美欧的配合。通过对叙利亚政策，俄罗斯缓和了同美国和欧盟因乌克兰危机而引发的战略对峙，同时为争取美欧减缓经济制裁赢得了一定的筹码。

(三) 谋求大国认同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深刻反映了对大国认同的追求。自 1812 年卫国战争击败拿破仑后，俄罗斯便奠定了其欧洲大国地位，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苏联时期，更是一度成为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随着 1991 年苏联解体和冷战落幕，俄罗斯的国际地位遭受重创，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大幅削弱。对此，俄罗斯坚持维护自己作为“世界重要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大国地位。

2016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阐述，“国家对外政策旨在巩固俄罗斯联邦作为当今世界重要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地位”^①。2021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重申，“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国家安全，巩固俄罗斯联邦作为当今世界重要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地位”^②。尽管俄罗斯始终自视为世界性大国，然而许多西方国家对此并不认同，对俄罗斯的实力、影响力以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持怀疑态度。这种质疑不仅源于俄罗斯经济规模相对缩小、军事力量结构调整等硬实力的变化，更因俄罗斯在冷战后初期政治体制转轨、社会动荡，以及对西方政策的某种程度依赖，使其大国形象在西方眼中大打折扣。其他国家的质疑与不认同，引发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使其迫切渴望重获国际社会的大国认同，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与尊严。

阿拉伯剧变爆发后，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国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不安。而俄罗斯对叙利亚内战的直接干预则是其证明自己大国实力、获取大国认同的绝佳机会，更是俄罗斯中东外交战略转型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11. 2016 г. № 640.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2025-06-27.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 07. 2021 г. № 400.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 2025-08-02.

的机遇。^① 通过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俄罗斯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强大的军事能力、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相关的系列政策旨在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彰显俄罗斯在中东事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重塑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向世界证明其依然具备大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维护边疆安全

俄罗斯力保叙利亚政权不倒，还有维护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进而确保俄罗斯在高加索、中亚方向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考量。中东地区的激进宗派思潮一直试图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这对俄罗斯的西南部边疆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过去30余年，俄罗斯通过两次车臣战争、与中东国家开展国际反恐合作以及帮助中亚五国维稳等措施，打击“三股势力”泛滥，防止中东激进思潮渗透，抵御美欧策动宗派势力对其战略腹地的蚕食，维护其在西南部边疆的安全利益。

俄罗斯致力于促进中东地区的集体安全架构，并与该地区的重点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023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俄罗斯在中东地区优先关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全面和互信的合作，全面支持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深化与土耳其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等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伙伴关系；在中东地区，基于整合所有国家和地区间组织（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潜力，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全面的区域安全与合作架构，俄罗斯将与所有相关国家和跨国组织积极合作，以落实俄罗斯在海湾地区确保集体安全的概念”；“缓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实现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阿拉伯国家、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与其邻国、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之间），包括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进行全面和长期的努力”^②。

在叙利亚及周边地区的博弈中，俄罗斯依托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力量为骨干的抗美新联盟，削弱了美

^① 李太龙：《“大国认同”因素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分析——以俄罗斯叙利亚行动为例》，载《俄罗斯学刊》2021年第1期，第71~72页。

^②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0811>，2025-03-03。

欧对以沙特、土耳其为首的逊尼派阵营的支持，阻滞其试图武装更迭大马士革政权的图谋。以伊朗为核心，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力量构筑的“什叶派之弧”，有效阻隔来自逊尼派阵营的激进势力与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诸国的激进宗派力量的合流，对孤立和打击车臣和中亚“三股势力”，巩固俄罗斯西南方向的长治久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① 巴沙尔政权的垮台，导致这条捍卫俄罗斯大西南安全、抵御“三股势力”东进北上的战略屏障被撕开一个大裂口。

（五）巩固政权稳定

2012 年普京再度当选总统后，面对美国及英、法等西方国家试图借“颜色革命”实现政权更替的图谋，俄罗斯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反对立场。2015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颜色革命”被列入“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②。2021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国家安全政策旨在“防止干涉俄罗斯联邦的内政，打击外国情报机构、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的损害俄罗斯联邦国家利益的间谍活动和其他活动，包括煽动‘颜色革命’”^③。俄罗斯高层深知，叙利亚的动荡不仅是叙利亚一国的问题，还会对中东国家乃至全球产生连锁反应。而美国及欧盟国家对叙利亚的干预，正是其推行“颜色革命”、实现政权更替策略的又一实践。俄罗斯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坚决反对并全力支持叙利亚政府。

西方国家以推广民主和人权为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来重塑国际秩序，这威胁到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国内政治稳定。俄罗斯不希望看到叙利亚因“颜色革命”而陷入长期动荡，因为这还将为俄罗斯国内反对势力提供借口与范本，进而引发有关的政治问题。俄罗斯国内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观点和利益诉求，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影响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包括支持反对派、推动“颜色革命”等。如果叙利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西方国家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干涉力度，试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不稳定因素。因此，俄罗斯通过支持叙利亚政府，向国

① 马晓霖著：《马晓霖纵论中东》，第 213 页。

②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12.2015 г. № 683.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 2025-03-03.

③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г. № 400.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 2025-03-03.

际社会传递出明确而坚定的信号：外部势力不得随意干涉他国内政，俄罗斯将坚决维护自身及盟友的主权独立与政治稳定。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保护叙利亚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也有助于巩固俄罗斯自身的政权和政治制度，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稳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六）保障经贸利益

苏联解体以来，叙利亚一直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两国在能源、军购、经贸投资等领域都有深度的合作。俄罗斯与叙利亚早在1993年4月就签订了关于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的协定。^① 2000年1月，俄罗斯政府又通过决议确定了关于该协定的长期计划。^② 2005年1月，两国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俄罗斯联邦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联合声明》^③ 和《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④。在此基础上，2005年5月俄罗斯减免了叙利亚134亿美元的债务。作为交换，叙利亚向俄罗斯提供了一系列项目方案：由俄罗斯公司开发叙利亚油气田；建设水电站和灌溉系统；对叙利亚港口进行现代化改造等。此外，2005年俄罗斯与叙利亚还修订并签署了2005~2010年军事技术合作综合长期计划。^⑤

2013年12月，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联盟公司（SoyuzNefteGaz）和叙利亚石油部签署长达25年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协议，涉及叙利亚近海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后来因叙利亚战事升级，项目实际被搁置，俄罗斯力挺巴沙尔政权也是出于维护自身能源开采权益。在军工贸易方面，俄罗斯作为世界武器出

^①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торгов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https://www.mid.ru/rus/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57309, 2025-05-03.

^②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 6 января 2000 г. N 21. О подписани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по реализаци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торгов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техн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от 15 апреля 1993 г., <https://rulaws.ru/government/Postanovlenie-Pravitelstva-RF-ot-06.01.2000-N-21/>?ysclid=meml0yt13251324755, 2025-05-03.

^③ Совмест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дальнейшем углуб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дружб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https://www.mid.ru/rus/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safety/1644955, 2025-05-03.

^④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поощрении и взаимной защите капиталовложений, https://www.mid.ru/rus/foreign_policy/international_contracts/international_contracts/2_contract/45957, 2025-05-03.

^⑤ Сапронова Мар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Российско – араб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о и после «Арабской весны»”, *вестник 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No. 3, 2014, p. 33.

口大国，为叙利亚提供了许多常规与新型武器装备，叙利亚也成为俄罗斯的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仅 2010 年叙利亚就向俄罗斯购买了 7 亿美元的武器。^①因此，俄罗斯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保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能源、军购、贸易投资等方面的重要经济利益。

三 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成效与影响

自 2015 年 9 月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之初，俄罗斯通过果断、灵活且相对低成本的干预，成功逆转了战场态势，将叙利亚危机转变为展示其大国实力与外交影响力的舞台。截至 2022 年 2 月，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多维度战略目标达到了预期目的，亦被视为俄罗斯地缘政治运作的经典案例，体现了俄罗斯以外科手术式军事行动结合精准外交博弈、以有限资源撬动中东战略格局的能力。然而，2022 年 2 月全面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重塑了大国竞争的动态，也不可避免地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经略产生巨大冲击。俄罗斯被迫将主要精力、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优先分配到乌克兰方向，这导致其在叙利亚的存在从强势回归转入低能耗、小成本防守模式。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战略成效并非静态的成就，而是动态的，可能因外部形势改变而变化。

（一）地缘支点效能被稀释

在拓展地缘空间方面，俄罗斯前期取得了较为实质性的成果，但其战略效能到最后一个阶段大打折扣。一方面，俄罗斯在前两个阶段实现了地缘战略资产的扩展升级。通过 2017 年与叙利亚签署为期 49 年的协议，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实现了向现代化海军基地的升级改造，港口设施具备停泊与维护大型舰艇的能力，使其从辅助性港口转变为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海军堡垒。^②对俄罗斯非洲军团而言，2015 年新建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构成了一条不可替代的空中后勤通道，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俄军大型运输机从本土起飞后，必须经过西亚和东地中海，才能抵达非洲大陆纵深，往返时需在叙利

^① 毕洪业：《中东战略的支点：俄罗斯地缘外交中的叙利亚》，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29 ~ 30 页。

^② Davis Anna, Moss Richard, “Russian – Syrian Naval and Air Basing Agreements, 2015 – 2020”, Russi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https://digital-commons.usnwc.edu/rmsi_research/4/, 2025-08-17.

亚的赫梅米姆基地加油、检修并装载物资，放眼整个中东，俄军的其他设施尚不具备同等的后勤容量。不仅如此，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共同构成了俄罗斯在地中海东部投送力量、施加影响的“双堡垒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提供军事功能，更具备强大的政治象征意义，它是俄罗斯海空军力量投送能力的重要象征，是其突破黑海—地中海地理限制的关键支点，为俄罗斯在中东及非洲地区提供了持续的战略筹码和力量背书，完全契合《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中关于确保在地中海常态化存在的目标，支撑了俄罗斯在东地中海事务中的发言权，能够随时监控北约南翼活动，并对中东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

但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很大程度上稀释了此地缘支点的效能。首先，黑海舰队在战争中的惨重损失，旗舰“莫斯科”号沉没、多艘登陆舰和巡逻艇被毁，使其主要任务收缩至防御克里米亚及本土海域，无力为地中海提供强有力的后援和轮换。地中海的俄罗斯海军活动强度与范围明显收缩，从战略威慑力量降为象征性存在。这种力量投送能力的衰减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在地中海地区的实际影响力。其次，乌克兰危机占用了俄军最精锐的部队与最先进的装备，在叙利亚驻军的资源分配优先级下降。其角色从进取型力量转变为看守型力量，核心任务是避免该方向出现需要大规模增援的危机，而非主动塑造局势。这种战略姿态的变化意味着俄罗斯暂时放弃了通过叙利亚进一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心雄，转而采取守势。

综上，俄罗斯巩固了在东地中海的地缘空间，但受困于乌克兰危机的消耗战，其运用此地缘空间以实现更大战略目标的能力大打折扣。这相当于在棋局中成功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却因主战场的激烈对抗而无力向这个位置投入更多资源来发挥其最大价值。

（二）“围魏救赵”策略遭遇逆转

在缓解因乌克兰危机而引发的西方战略压力方面，叙利亚政策曾是一步妙棋，但其效力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并在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发生逆转。这一维度的变化体现了国际政治战略中策略效用的动态性和背景依赖。

在第二阶段期间，此策略取得了显著成功。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利亚，成功实施了“围魏救赵”策略，即通过在一个次要方向采取强势行动缓解了俄罗斯在主要方向面临的压力。首先，它成功将国际社会的焦点从克里米亚问题和东欧对峙转移至中东反恐与叙利亚危机，改变了国际议程的设置。其次，

它迫使美欧不得不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甚至在反恐议题上形成短暂同盟，从而为俄罗斯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喘息时间，部分缓和了因 2014 年克里米亚问题而引发的孤立态势。再次，它展示了俄罗斯的战略主动性和塑造地区事务的能力，改变了其单纯作为被谴责者的国际形象。俄罗斯通过叙利亚行动为自己创造了宝贵的谈判筹码，增加了与西方博弈的回旋余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俄罗斯这一策略的效果，使欧洲国家更加倾向于与俄罗斯保持某种程度的对话，以确保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和反恐合作不受影响。然而，2022 年的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标志着这一策略的失效。叙利亚作为外围战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首先，它从资产变成负担。维持海外基地和驻军需持续消耗本已因特别军事行动而紧张的军事与财政资源，在俄罗斯国防预算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叙利亚驻军的维持成本变得更加捉襟见肘。其次，它成为战略脆弱点。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打击增加，而俄罗斯的反应相对克制，表明俄罗斯无力同时应对多个危机。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时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无视，以及土耳其跨境行动自主性的增强，都损害了俄罗斯的军事威信。再次，与西方缓和的渠道被彻底关闭，叙利亚不再是沟通桥梁，而是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又一个论据和制裁借口。自 2022 年开始的第三阶段，西方开始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与在乌克兰的行动都视为是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西方的这种认知使得俄罗斯通过叙利亚问题与西方改善关系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

因此，曾一度成功的“围魏救赵”策略，因其时效性局限，已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全局性摊牌中失去意义，甚至使叙利亚本身成为一个需要持续投入并可能带来额外风险的战略负资产。这一转变体现了国际战略中的一个深刻规律，即对外政策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特定的战略环境和力量对比，当基础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时，曾经的战略资产可能转变为负债。

（三）大国认同深刻裂变

通过叙利亚行动谋求国际社会的大国认同，是俄罗斯的战略动机之一。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这一目标的实现呈现出与西方决裂和融入“全球南方”的特征，反映了当前全球秩序转型期的深刻裂痕。

在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上，俄罗斯寻求的认同遭遇了拒绝。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和社会化过程建构起来的，俄罗斯原本希望通过通

过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展示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能力（如反恐、维护地区稳定）来获得西方的认可，但乌克兰危机彻底改变了这一进程。西方主流叙事已将俄罗斯在叙利亚与乌克兰的行动合并看待为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俄罗斯不再被视为一个值得尊重的竞争对手，而是必须被遏制的安全威胁。^①因此，西方国家正试图将俄罗斯排除出中东安全的进程，其大国认同在西方的语境中已不再被接纳。俄罗斯被排除在多个国际论坛和合作机制之外，在叙利亚重建、人道主义援助等议题上，西方也有意绕过俄罗斯主导的进程。^②然而，俄罗斯在“全球南方”群体中的大国认同获得了提升。首先，俄罗斯在叙利亚成功挑战了西方的“颜色革命”模式，这深深契合了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诉求。这些国家历史上深受西方干预之害，对“颜色革命”有着天然的警惕，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它们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抵制。其次，俄罗斯展示了可以替代西方主导力量的能力，成为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实施多向结盟以获取战略自主的制衡力量。沙特、阿联酋、埃及等中东地区强国普遍采取对外平衡策略，既不完全依赖美国，也不完全倒向中、俄，而是在各大国之间保持灵活姿态。俄罗斯在叙利亚一度强势的表现使其成为这一平衡策略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再次，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也不意味着俄罗斯中东政策的完全失败。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中东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关系仍在继续发展，经贸往来仍在持续，俄罗斯仍有能力和资源来维护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土耳其、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乃至卡塔尔都曾经或者正在参与协调乌克兰危机。最后，在乌克兰危机中展现出的抗制裁韧性，也展现了俄罗斯在“全球南方”中的大国形象，许多南方国家虽然不公开支持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但与俄罗斯正常发展经贸合作，并将其视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

由此可见，俄罗斯所获得的大国认同是一种撕裂的认同，它失去了西方的认可，却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强化了其作为多极化世界核心之一的地位。这种认同更趋向于国际事务中的实用主义，而非基于共同价值的追求。

^① Borshchevskaya Anna, “Russia’s Overstretched Military Faces Challenges from Syria to Ukraine”,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russias-overstretched-military-faces-challenges-syria-ukraine>, 2025-09-02.

^② Katarzyna Sidlo, “Geopolitical Miscalculations: The Case against Russia’s Presence in Syria”, <https://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commentary/geopolitical-miscalculations-case-against-russias-presence-syria>, 2025-08-23.

(四) 边疆显现新风险

通过 2015 ~ 2017 年的高强度军事行动，俄罗斯军队协同叙利亚政府军成功摧毁了“伊斯兰国”武装，收复了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领土，抑制了俄罗斯西南边境方向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主要表现为：铲除了位于叙利亚的能够直接威胁北高加索地区的极端主义巢穴，切断了境外极端组织对俄罗斯西南边疆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线路；通过源头打击的方式，遏制了极端思想向俄罗斯穆斯林聚居区的渗透渠道；在实战中消灭了大量来自车臣、达吉斯坦等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避免了这些经过战争锻炼的极端分子回流国内制造事端。

然而，在第三阶段巴沙尔政权被“沙姆解放组织”颠覆后，俄罗斯西南部边疆的安全环境再次面临不利局面。首先，安全屏障转变为威胁前沿，原本作为阻隔极端主义北上屏障的叙利亚变成一个由极端组织控制的国家，直接与俄罗斯相邻的高加索地区形成地缘连接。这种态势将迫使俄罗斯不得不重新加强高加索地区的反恐部署，分散本已捉襟见肘的军事资源。其次，极端思想传播出现合法化与机制化态势。作为新政权的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可以通过国家体系、媒体宣传系统性地传播其意识形态。这种传播更加有效和广泛，特别是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将对中亚地区乃至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群体产生影响。再次，叙利亚局势的戏剧性变化将吸引全球新一代“圣战”人员前往叙利亚，其中很可能包括来自中亚和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极端人员。这些经过实战训练的武装人员可能形成持续的安全威胁。最后，地区安全格局的重组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安全困境。土耳其利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联系，扩大在叙利亚北部的影响力，进而增强在外高加索地区与俄罗斯博弈的筹码；美国特朗普政府迅速与叙利亚新政权和解并解除制裁，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重新热络，都严重削弱了叙利亚长久以来的亲俄色彩，使俄罗斯在西南方向的战略安全环境再次恶化。

巴沙尔政权的倒台不仅意味着俄罗斯在叙利亚安全投资遭遇阶段性挫折，还意味着俄罗斯西南部边疆安全环境面临新的潜在风险，俄罗斯将被迫面对拥有国家资源、尚未与极端主义割席且与美国突然走近的新政权威胁其西南边境地带安全的局面。因此，俄罗斯在与叙利亚新政权后续的接触中非常注重安全利益，2025 年 7 月叙利亚新政权代表团访俄期间，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会见叙利亚防长卡斯拉，双方强调“必须协调打击残余的极端主义分子

和维护地区稳定”^①。

（五）国内政治效用消耗

2015年俄罗斯果断出兵叙利亚行动提振了国内士气，展现了普京总统领导得力、俄军雄风重振和俄罗斯重返世界大国之列的强劲势头。俄罗斯由此改变了被动防御“颜色革命”的策略，转而采取“进攻性防御”。通过在叙利亚行动挫败西方的地缘政治图谋，普京政府向国内民众证明，政权不仅能抵御内部颠覆，还能在境外主动击败这一威胁，这种强势姿态极大地增强了普京政府的积极形象。这场低成本、高收益的军事行动成功提振了国民自信，有效强化了国内凝聚力，抵抗了外部意识形态渗透。

然而，乌克兰危机的升级改变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国内政治效用。首先，成本对比悬殊。叙利亚行动共耗资约数亿美元，人员伤亡可控；而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则是一场日均消耗和人员伤亡都巨大的总体战。这种成本差异直接反映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表现在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征兵动员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方面，均削弱了叙利亚行动带来的政治收益。其次，叙事效力递减。与特别军事行动后面临的国内挑战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荣耀叙事凝聚民心的效果正在衰减。当局面临叙事与现实之间出现反差时，俄罗斯需要投入更多传播资源来维持叙事效力。再次，战略姿态发生转变。叙利亚行动是俄罗斯主动选择的、可控的境外干预，展示了战略主动权；而乌克兰危机则日益呈现出消耗战的特征，战略主动权并不牢固且受到来自西方的巨大压力，这种从主动塑造到被牵制的转变对俄罗斯的国内叙事构成了内在挑战。叙利亚行动为俄罗斯巩固政权积累的政治资本是巨大的，但是2022年全面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快速消耗了这笔政治资本存量。

（六）预期经贸利益未实现

保障与扩大经贸利益，是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中最为现实的考量。俄罗斯与巴沙尔政府签署了多项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协议，并作为叙利亚政权的捍卫者，期望在战后重建的经济利益中分得最大份额。此外，叙利亚还是俄制武器的重要出口市场。从投入与回报的角度看，俄罗斯通过在叙利亚内战期间提供支持，期望获得冲突后经济重建的优先准入权，但巴

^① Murad Sadygzade, “This Bond could Shape a New Middle East”, <https://www.rt.com/news/622485-russia-syria-bond-unbroken>, 2025-09-02.

沙尔政权快速倒台后，双方经济合作愿景也终究落空。

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对俄罗斯空前制裁，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外部形势，也暴露了俄罗斯叙利亚政策特别是经贸政策的脆弱性。首先，叙利亚自身经济已然崩溃，既有合同形同虚设。在一个购买力趋向于零的市场中，拥有能源开采、港口运营等合同纸面上的权利无法产生实质性现金流。许多战前签署的协议因安全风险、资金短缺和国际制裁等原因处于实际冻结状态，俄罗斯公司无法从这些项目中获利。其次，叙利亚新政权的上台使得俄罗斯的预期收益化为泡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巨额投入的有效性完全建立在巴沙尔政权持续执政的前提下。新政权上台后叙利亚进入一个由反对派力量、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以及西方主导的新政治时期，事实上不再承认前政府与俄罗斯的合作，俄罗斯在叙利亚经济中的特权地位和垄断性优势不复存在。再次，软实力与长期经济影响力缺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政策过度依赖军事硬实力和与巴沙尔家族的政治绑定，缺乏真正的经济吸引力和软实力基础。与能够提供大量发展援助和投资的其他大国相比，俄罗斯自身经济实力有限，难以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政府通过经济手段施加影响力。

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保障经贸利益的战略动机基本落空，在叙利亚战略投入的经济回报成效很低。这不仅意味着直接经济损失，还代表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挫败——俄罗斯无法将其军事政治影响力有效转化为经济收益，这限制了其在叙利亚的长期经营能力。

总而言之，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在其前两个阶段（截至 2022 年 2 月）取得了较好成效，被视为地缘政治运作的经典案例。通过果断的军事介入和灵活的外交手段，俄罗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成功保住了巴沙尔政权，逆转了战场态势。在东地中海巩固了塔尔图斯港并获得了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极大地增强了力量投送能力；通过“围魏救赵”策略转移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问题的焦点，部分缓解了因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而遭受的国际孤立；并在国内提振了民族士气，巩固了政权威信。然而，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的全面爆发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局面，稀释甚至逆转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收益。乌克兰战争消耗了俄罗斯主要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资源，迫使其在叙利亚转入低成本的防守模式。其地缘支点的实际运用能力因黑海舰队受损和资源优先级改变而大打折扣；“围魏救赵”策

略失效，叙利亚从战略资产转变为需要策应的负担；与西方关系彻底破裂导致其寻求的大国认同在西方世界遭遇失败；叙利亚新政权上台，意味着俄罗斯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投入收益渺茫，还预示其西南部边疆面临极端主义新的安全挑战。

四 总结与展望

俄罗斯长期支持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成功挺过阿拉伯剧变引发内乱的前13个年头，却在2023年10月爆发新一轮巴以冲突后迅速崩盘，出乎各方预料。俄罗斯无力再度增援叙利亚战场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通过一年的南征北战重创“抵抗轴心”，使叙利亚政府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无力再施援手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关键的因素还在于长期战乱使叙利亚百姓和军队产生厌战情绪，美国继派兵协助库尔德武装控制叙利亚经济命脉的石油和粮食后，又实施严苛的《凯撒法案》进行全面绞杀，导致叙利亚政府财政枯竭，被迫缩编军队、克扣军饷并减少对百姓生活必用品的补贴，进而彻底失去军心民心，以至于叛军得以从伊德利卜伺机发兵，势如破竹，18天内连克阿勒颇、霍姆斯、哈马等重镇和首都大马士革，一举夺取政权。2015~2017年俄罗斯帮助叙利亚政府大致确立和固化战场格局后，曾多次敦促叙利亚政府抓住政权保卫战胜利的重大机遇，及时与反对派达成分权和组建联合政府的妥协，但均被自负并指望再次一统国家的巴沙尔所拒绝。最终，忙于乌克兰战争而无力他顾的俄罗斯，只能目睹长期苦心支撑的叙利亚政权快速倒台，只好与新当权者进行谈判，谋求确保海空军基地的存续，实现一定程度的止损。

阿拉伯剧变以来俄罗斯对叙利亚政策的变化历程，从精彩的“战略逆袭”，演变成了一个关于“战略透支”和“力量极限”的海外投送现实案例。俄罗斯初期赢得了叙利亚战局，却陷入了另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冲突。叙利亚的军事基地仍是其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撑，但战略效用大打折扣。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依然是俄罗斯的宝贵资产，是其在全球力量收缩时期仍能保持海外存在的重要象征。然而，受限于乌克兰危机的巨大消耗，俄罗斯目前无力将这些资产的有效性发挥到极致，其地缘博弈能力相对下降。策略性成功无法抵消战略性困境，“围魏救赵”的战术智慧赢得了时间，但未能最终避免与

西方在乌克兰的终极摊牌。俄罗斯通过叙利亚行动，成功地将自己定位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和反霸权支柱，而代价是与西方世界的彻底决裂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

展望未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保持“低消耗”模式。其核心将是依靠外交斡旋和政治调解，在伊朗、以色列、土耳其等地区力量间维持微妙平衡，以最低成本确保两个军事基地的绝对安全，避免该方向爆发新的危机而分散主战场的精力。俄罗斯在叙利亚将采取小成本、保基地、多接触的灵活务实策略。军事上，依靠现有两个核心基地和有限驻军，辅以政治手段，维持现状，避免大规模冲突。外交上，充分利用美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向东看”的趋势，扮演“中间者”和“平衡者”角色，在伊朗—海湾国家、土耳其—库尔德人、以色列—阿拉伯世界等矛盾中斡旋，以维持影响力和存在感，与叙利亚新政府保持灵活接触。经济上，搁置宏大经济合作计划，专注于能即时获利的有限项目。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倒台之际，俄罗斯旋即与反对派武装进行谈判以平息局势并保障自身利益，后续俄罗斯将继续发挥在叙利亚长期经营所积累的与各方的密切关系和深厚的政治资源，十分务实地与叙利亚新政权发展关系。阿萨德政权更迭后仅1个多月，即2025年1月，俄罗斯跨部门代表团就作为第一个外国官方代表团抵达叙利亚访问。在2025年下半年以色列对叙利亚连续袭击的背景下，俄罗斯更是借机强化了与叙利亚新政权的接触。2025年7月叙利亚新政权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希巴尼会晤期间邀请叙利亚过渡总统沙拉参加俄罗斯—阿拉伯联盟峰会。^①可以预见的是，俄罗斯不会彻底撤离叙利亚，而是将不失时机地巩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这一战略支点，并等待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转机。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Murad Sadygzade, “This Bond could Shape a New Middle East”.

security and the significant rise of anti - Israel and anti - Semitic sentiment in American society have led to a new round of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ization in the Jewish community, which has increased its ability to influence U. S. - Israel relations. In Trump 2. 0 era, the U. S.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highly pro - Israel polici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U. S. - Israel relationship returned to a “intimate” state of close communication, mutual support, and trust.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U. S. and Israeli govern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re highly aligned and similar, and the paths and methods to achieve these goals complement and constrain each other. In the midst of disagreements, the high - leve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Israel is close and swift, and the status of Christian evangelicals is prominent. The powerful Jewish establishment organizations are once again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being “surpassed” by both U. S. and Israel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related to Israel, and their direct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are relatively reduced. With the Republican Party regaining control of the White House and Congress, the left and right wing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have undergone a reset in their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policy process towards Israel, based on their distance from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ra of polar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Israeli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exhibits a rhythmic oscillation based on the altern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unprecedented tragedy of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have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in maintaining and influencing the U. S. - 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U. S. - 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American Jewish community; Trump 2. 0 era; the new round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From Reshaping to Spiral Out of Control: A Study on the Adjustments and Effects of Russia's Syria Policy since the Arab Turmoil

Zhang Lupeng & Ma Xiaolin

Abstract: Syria serves as a strategic pivot for Russia in safeguarding its interests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Moscow has consistently prioritized the Syrian issue. From the Arab Turmoil - triggered civil unrest in Syria in March 2011 to

September 2015, Russia redefined its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Syria through diplomatic mediation, limited military support, and resolving the chemical weapons crisis. From September 2015 to February 2022, Russia fully intervened in Syrian affairs by deploying troops to turn the tide of battle, striking extremist groups, advancing the peace process, and bolstering military support. In February 2022, following the escalation of the Ukraine crisis, Russia prioritized redeploying its main forces and resources to the Ukrainian theater. This strategic contraction in Syria led to a loss of control, culminating in the collapse of the Assad regime in December 2024. Russia's Syria policy has flexibly adapted to evolving international dynamics and its own strategic imperatives. This approach stems from multipl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including expanding geopolitical influence, alleviating strategic pressure, seeking recognition as a major power, safeguarding border security, consolidating regime stability, and protecting economic interests. During the first two phases, Russia achieved multiple strategic objectives at relatively low cost: securing a Mediterranean military presence, enhancing its international voice, shifting strategic focus, and rallying domestic support. However, the upheavals triggered by the full – scale outbreak of the Ukraine crisis exposed the limits of Russia's strategic capabilities. Its Syria policy shifted from a "strategic reversal" to "strategic overextension", transitioning to a "damage control" mode focused on low – cost safeguarding of its two core military bases in Tartus and Hmeimim. This marked a setback for Russia's influence and ambi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Moving forward, Russia will adopt a flexible and pragmatic strategy in Syria characterized by low – cost operations, military bases preservation, and increased engagement. It will develop relations with Syria's new government, seize opportunities to consolidate its strategic foothold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await potential political opening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Syrian Crisis; Russia – Syria relations; U. S. – Russia rivalry

(责任编辑：李文刚 责任校对：詹世明)